



忘不了那一挂鞭炮

□ 郭志民

这,你家咋着放?”母亲又惊又喜,竟一时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。我看到母亲有些迟疑,便急不可待地一把抢过这挂鞭炮,顿时喜出望外。

这小小一挂鞭炮,礼轻仁义重! 它就像埋在我幼小心灵中的一颗火种,映射出戴姓三婶的善良,也燃烧着我的未来,点亮了我的一生。它使我懂得了“有饭送给饥人”的道理,也懂得了做人应该怎样感恩。

悠悠岁月,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大学毕业后我先在梁山“县衙”做事,后又来到菏泽“州府”工作。不论走到哪里,每年春节燃放鞭炮的时刻,我总是想起三婶送给我家的那一挂鞭炮。

常言道: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我来到菏泽工作后,每年春节前夕都要驱车回家看看。在我看望家里亲人的同时,也总是到戴姓三叔、三婶家看一看、坐一坐,与他们拉上一阵家常。

2002年,三婶先于三叔离世,我听说后心里十分难过。只剩下三叔一人了,我应当趁他还健在,加倍报答那一挂鞭炮的“雪中送炭”之恩。2003年春节前夕,我特意准备了一箱上等白酒,带回老家送给三叔过个年。阴历腊月二十六,临近中午,我

回家一下车,便径直来到三叔的家里。三叔看到我送去的那一箱白酒,就像当年母亲看到三婶送给我家那一挂鞭炮时的表情一样,在布满皱纹的脸庞上,显得又惊又喜。“你给我拿恁多酒干啥? 我有酒喝,你兄弟已经给我买好了。”他指指放在一张方桌上的两瓶白酒对我说。我心里十分清楚,当时尽管村里群众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,但手中的现钱还是有限,除非遇到红白喜事,一般人家是不会成箱买酒过年喝的。这对于三叔来说也是如此。他把我去的这一箱白酒看得是那么的贵重,恐怕他这一辈子都从来没有舍得过年买上一整箱上等白酒喝,但我却毫不吝嗇。我一直铭记小时候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,是三婶无私地出手相助给我家送去的那一挂鞭炮。

2008年,戴姓三叔也撒手人寰。从此以后,每到春节我回家看望,就再也见不到三叔、三婶的身影了。我倍感难过和失落。但当年三婶送给我家的那一挂鞭炮,却让我铭刻在心,始终磨灭不掉。

今年的春节,远在菏泽的我,面对北端的梁山老家,深情地三鞠躬:三叔,三婶,你们在天堂都好吧?

曹风

又见雁归来

文/图 王海明

冬去春来河水暖,
大雁飞回黄河滩。
不恋江南春色美,
唯寻北国好姻缘。



沁园春·赞老年大学

□ 王德金

退休如秋,再踏征程,执着探求。看夕阳如画,虹霞烂漫;墨香飘逸,诗雅词优。阵阵歌声,翩翩起舞,舒袖嫦娥天宇游。新时代,到老年大学,心旷神怡。

偕来百业风流,手牵手为情趣相投。恰满头银发,精神矍铄;春兰秋菊,造势仍修。益友良师,并肩促膝,魅力桑榆添劲头。中国梦,唤老年英发,艺海飞舟。

长河浪花

戈壁茫茫,黄沙漫漫。

我们说,这亘古荒漠本身就是一座神秘莫测的迷宫,有一种超然的意境。

翻过莽莽苍苍的昆仑山,走过一望无际的戈壁、沙滩和无垠的草原。

往西走,再往西走……

浩浩乎!平沙无垠,复不见人。河水紫带,群山连绵。黯兮惨惨,风悲日曛……金银滩、楼兰、玉门关、罗布泊,充满诗情画意的古战场,因为苍茫雄浑、浩瀚千里,而使众多人心驰神往,又因飞沙走石、人烟稀少,而使多少人望而生畏。

看着那座每天最早在晨光熹微中闪亮的西部丰碑,它会告诉你这里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……

“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诞生,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这里研制成功。1964年10月16日,中国首次核试验爆炸成功,它向全世界宣告:站起来的中华民族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弹,为打破核垄断、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……”

这些清楚记载历史的文字写于1992年9月1日。今天,被称为中国“原子城”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化剑为犁,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铿锵步履中,愈加焕发出深邃恒久的耀眼光芒。

金银滩——

一片瞬间消失在共和国版图上的绿色之洲
撑起“核武器王国”壮丽征程的浩瀚蓝天

古希腊神话中,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的温暖和光明盗来火种,坚定地面对苦难,从不丧失勇气。而在中国,万里长城、京杭运河、红军长征、“两弹”研制……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中国人不朽的“取火”神话。

上世纪50年代中期,台湾海峡局势骤然紧张,美国挥舞“核大棒”进行核威胁、核讹诈,扬言要把红色中国变成第二个长崎、广岛……

“落后就要挨打,复兴必须自强”的道理再次被印证。

1958年6月,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道:“在今天的世界上,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,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。搞一点原子弹、氢弹,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。”

在青海省波光粼粼的青海湖畔东北岸有座同宝山,山之阴就是美丽的金银滩草原。金银滩,一个高山环绕的天然牧场。枯草季节,大雪过后,南山北坡被白雪覆盖,在冬日的阳光下,现出一片金黄和银白相映的美丽景色,金银滩由此而得名。

可是,有谁能将这绿草如茵、鲜花遍野、河水潺潺的绿色之洲,与中国原子弹“核火柴”联系在一起呢? 1958年秋,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,划定金银滩方圆1170平方公里的地方为原子弹研制基地,对外称“国营二二一厂”青海矿区。从此,中国铸造核盾牌的第一批拓荒者,抛家舍业、隐姓埋名,在这片瞬间“消失”的土地上,开启了他们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。

万余名建设者在“饥餐沙砾饭,渴饮苦水浆”的艰苦环境下,头顶蓝天,脚踏草原,住着寒冷潮湿的帐篷和地窝子,吃着难以下咽的粗粮和野菜,他们像燕子衔泥一样,在原本空旷的草地上竖起一座座厂房、烟囱、试验室,修建了柏油公路、采石厂、烧砖窑厂、柴油机房……

吗?”母亲长叹一声,显得无奈而又酸楚。我似乎所懂,但却始终高兴不起来。

隔着一个南北胡同,我们家西边错对门是一家戴姓人家,男主人名字叫戴广运。村里论辈分,戴姓夫妇与我母亲是同辈,大约比我母亲小五六岁,称我母亲是嫂子,我便喊他们三叔、三婶。大年初一早饭后,三婶到我家来给母亲拜年。话话间,她从母亲口里得知,我家过年连一挂鞭炮都没舍得买,显得非常惊讶,不过,嘴里并没说什么。三婶走后,不大一会儿又返回我家,手里还拿着一挂鞭炮,一边递给母亲,一边诚恳地说:“嫂子,俺家还有这挂鞭炮没有放,你就让孩子拿去放吧。”三婶雪中送炭,语气真切而又坚定。“这、

二二一厂各项建设初见成效,此时却遭遇“老大哥”翻脸、自然灾害冲击,“大跃进”运动失误等,西方某国扬言要对新生的中国核事业进行“外科手术”……一系列天灾人祸像一双巨手突然遏制住了原子弹的研制进程。赫鲁晓夫更是挖苦讥讽说:“三个人穿一条裤子,还想搞原子弹? 20年也搞不出来。”苏联专家撤离的时候,连掉在地上的一小片分离膜片(分离铀235用)也用吸铁石吸起来带走,以防我们仿制。

原子弹还要不要搞? 严峻的形势引发了种种争论。

在中国最高决策层,有人提出了尖端武器研制放缓的意见;在经济部门,有人认 为搞原子弹“太烧钱”,已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,主张索性“下马”算了;一些从事常规武器研制的同志又抱怨常规装备投入太少,“尖端挤了常规”。

疑问、忧虑、抱怨……陈毅元帅掷地有声:“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,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!”张爱萍上将坚定地说:“再穷,我们也要有一根打狗棍!”

将帅的话传遍了核工业战线的山山水水,像一团火在十万大军的胸膛里燃烧,鼓舞他们去战胜饥饿、严寒、缺氧,攻关夺隘。

耸立在西部大漠的精神丰碑

——谨以此文献给为原子弹研制作出贡献的人们

□ 陈永华

为了记住1959年6月发生的这段“国耻”事,中国给自己还未面世的原子弹起了一个让人刻骨铭心的名字“596”,立誓一定要搞出“争气弹”,给中国人争光!

罗布泊——

一片亘古荒芜千年寂寥的“死亡之海”
燃爆冲天蘑菇云铸就中国和平盾牌

1961年初春,“争气弹”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,一轴崭新画卷徐徐铺在“草原人”面前……二机部瞄着“画卷”,慎重提出了“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”的目标报告,并且详细分析了实现这个目标的依据。毛泽东看着看着,不由得频频点头,欣然挥笔批示:“很好,照办。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。”时间是1962年11月3日。

毛主席的批示,无异于一声总动员令。14天后,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,国务院7位副总理和7位部党组成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,负责组织领导全国各有关部门和地区的力量攻关,一场举全国之力的“大会战”拉开序幕!曾经总以为只有战争年代才能造就英雄,但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,我对时代英雄内涵有了全新的认知和注解。

“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。”和许多人一样,原任二二一厂组织部副部长的胡宝升,还清楚记得他

和对象来厂的情景。

厂里到学校挑人,他被动到西宁宾馆。他问:“同志,我们要到哪里工作?”回答:“二机部。”“干什么工作?”“保密!”“在哪里报到?”“西宁100信箱。”“单位大不大?”“方圆十里地。”就这样他们来到核武器研制基地。

在二二一厂这个与外界隔绝的“小社会”里,一时间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、解放军、工程技术人员,他们怀着奉献于危难之际的责任感胸怀天下,自觉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。那时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,是一项“上不能告父母、下不能告妻儿”的秘密事业,以至于曾在基地工作过的人,到今天还很少说起这个地方,讲起自己的经历。有一对夫妻都在科研单位工作,妻子上半年“出差”杳无音信,下半年丈夫“出差”进基地,在试验区偶然遇见了妻子,互相感叹不已。实际上他们早已投身共同的事业,只是彼此严格向对方保密。

电影《横空出世》有个镜头:留学归国的博士陆光达,可说是这项雄伟工程的顶梁之柱,只因一次意外遇见了旅美华侨同学,差点被辞掉,足见这项宏伟工程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非同凡响。

基地建设初期,近万名建设大军生活难以保障,只能去附近山坡上采集野菜、捡蘑菇、摘树叶和打猎

捕鱼,以补充生活供应的不足。

忘不了,刚到基地报到的一名女研究生,爱美的她清早到外面晾晒衣服,衣服晾上了,手却冻在了铁丝上,使劲一挣,活生生扯下一块皮来。她眼噙泪水筒单包扎下,虽然咬牙走进试验室,只到几天后感染发烧晕倒在工作台上……

忘不了,炊事班的“王大胡子”,曾在抗美援朝战斗中荣立一等功,实在不忍心看同志们挨饿干活,独自跑几十公里路到青海湖去捕鱼,一不留神滑进湖中。等大家闻讯赶到时,看到的是那深不见底的湖水……

在二二一厂众多的科研生产单位中,二分厂承担的是核武器的高能炸药研制、炸药部件成型研制。可谓是技术含量高,技术人才云集,也是危险系数最大的重要岗位之一。

他叫高明豪,东北人,抗战老兵后代。1961年8月,兰州大学毕业,被分配到二二一厂分厂技术科工作,到单位报到后,他主动申请要到最艰苦、危险性最大的229工号冶炼!

人们永远不会忘记,1963年9月14日,那个悲壮的日子!

据二分厂的老同志回忆,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,人们都在各自的生产岗位上井然有序地忙碌着,突然厂中不远处传来一声巨响。这时,听到有人大喊:“不好了,出事了!”

人们匆忙赶往出事地点,只见229厂工号处蘑菇云似的浓烟直冲云霄,爆炸现场一片狼藉,到处散

的气氛之中。

“起吊!”卷扬机发出巨大的沉闷轰鸣,中国人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端坐在吊篮里,冉冉升空登塔,102米高的铁塔在晨曦中傲然挺立,在它的顶端建造了金属构成的小屋,原子弹就静卧在里面。围圈铁塔,在约6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,呈放射状地排列着用于检验原子弹威力和破坏程度的近百种效应物。

整个罗布泊地区静候着震撼世界的时刻!

14时59分40秒,主控站操作员韩云梯按下了启动电钮。10秒钟后,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,“10、9、8、7……1,起爆!”寂静的罗布泊上空,突然出现一道强烈的闪光,接着一团火球腾空而起,席卷着残云烟雾,不断地向外膨胀,最后凝聚在空中,形成参天的蘑菇云。

那一天,美国设在世界各地的13个情报观测站中,有11个捕捉到了中国核爆炸所释放的电磁脉冲,日本也从声学监测仪器和大气放射性烟云测量中确认,中国已经在自己的西部爆炸了一枚原子弹。消息一出,整个世界为之震惊,一百多个国家的首脑做出了各种反应。

原子弹爆炸成功不久,科技工作者又开始向研制氢弹进军。如果说原子弹是用中子做火柴去点燃裂变材料的,那么氢弹则是用原子弹当火柴去点燃聚变材料,其威力之大可想而知,其难度之大亦不言而喻。

1967年6月17日,中国第一颗氢弹宣告爆炸成功!

1966年7月1日,战略导弹部队正式组建!

1966年10月27日,“两弹”结合飞行试验成功!



我的家乡是鲁西南一个偏僻的小村,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算得上穷乡僻壤。中央电视台《美食中国》栏目说到我们这里的时候,在传统美食方面也只有西瓜酱豆,聊胜于无罢了!那时老百姓能吃饱饭便是幸福、满足。在我的记忆里,我们这里没有美食! 因此,在过年这个似乎必谈美食的节日里,我也不能说美食! 但年味依然是我最怀念、牵挂、期待的味道!

杀年猪

小时候,老家的农民家家养猪,猪是老百姓最主要的经济来源。大多数人家在年关前便把辛苦一年养下的猪卖给公社收购站,换个整钱。少数几家有大事的,比如娶媳妇,便会自家杀,为的是猪下货能出几道菜……

看杀猪是那时孩子们最快乐的事,跑前跑后,乐此不疲! 最高级的是得到猪尿泡,大人早就预备好了几粒豆子,含在嘴里,用力吹到猪尿泡里,快速扎好,系在细绳上,孩子们会玩上十几天……其次是得到几个猪蹄甲,里面放上点捡的猪油,晚上点亮,也能玩一阵子……

杀猪是技术活,也是苦累活,一天下来满身血污! 村里就那么几个能人会,每年年关他们便忙起来! 不过多是义务干,至多给包烟,晚上到主人家吃顿便饭。那时人们日子虽苦,人情味却浓得很,相互帮助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,谁会想到工钱?

写春联

父亲读过几年书,在村里算是有学问的人,年关将近,他便忙活起来,写春联,修家谱,修牌位……一直要忙到年三十中午,家家都开始放鞭炮了,父亲还在写……母亲这时常常有点埋怨,大约人们认为年三十的中饭吃早点好,否则母亲是不会说什么的,因为我们村人从,从腊月十几便开始写,写到三十,少说也得十几天,平时我从未见母亲抱怨过……家务活她从不攀父亲!

父亲能写春联,我也很骄傲,觉得那是很有面子的事。当然也都是义务干,笔墨还得自费! 但收获的是真实而恭敬的微笑。今天,各式各样印刷精美的春联任你挑选,但我总有一点失落的感觉,也许是对父亲的怀念……只可惜,我的毛笔字远不如父亲,有点汗颜!

看春晚

说来你也许不信,1986年我们村还没用上电,农民仍然用煤油灯照明。年三十晚上,几个小伙伴喊我去邻村古屯看电视,我说大年三十去别人家不好吧? 他们都说,你在外面读书不知道情况,我们经常去,人家热情得很! 我便跟他们去了。果然不假,有电视的人家大门都敞着,院子里亮着灯,电视就放在堂屋正中八仙桌上,堂屋门也敞着。我们这里年关时,天气还十分冷,但是主人不关门,他大约怕来看电视的不好意思进! 你去了,主人冲你点头笑一下。口渴了,还可以向主人要点水……那一夜,我们熬到十二点,主人没有半点厌烦的样子!

回去的时候,早起的人们已经开始放新年的鞭炮了。那是我第一次看春节联欢晚会,大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。此后年年看春晚! 今天,坐在舒适的沙发上,看五十寸的彩电,是再平常不过的事,谁认为是享受? 跟孩子们说当年的情况,谁信呀? 今天,咱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,美好的中国梦必将实现,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到来!

国家富强,人民才会更幸福,幸福的时候听一点当年的故事,你也许更爱国! 不是吗?

请本版图片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,苏联用了4年,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,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,而我 国仅仅用了2年零8个月。令“草原人”骄傲和自豪的是,原子弹在这里诞生,氢弹、“两弹结合”在这里研制成功!

西海镇——

一座化剑为犁千古绝唱的“退役原子城”
奏响彪炳千秋彰显时代精神的英雄赞歌

岁月如流,往事悠悠……

今天,时光褪尽了父辈的青春芳华,岁月却再为人们积淀了一部厚重的红色历史!

1995年5月16日,新华社公告: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全面退役。昔日的“青海矿区”从此揭开神秘面纱,化身西海镇,成为青海省海北州府所在地。

茫茫草原又恢复了“绝密禁区”前世桃园般的美丽景色。轻轻流过金银滩草原的麻皮寺河和哈利津河作证,蓝天白云依旧,许多楼宇依旧,只是转换用场,换了主人。芳草萋萋,鲜花遍地,湛蓝的天空飘着洁白的云朵。厂区公路边大片盛开的油菜花依然金黄炫目,空气中带着清甜的芳草气息,鸟儿的鸣唱婉转动听,牛羊悠闲地在草原上游移。

而今,驱车驶入西海镇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巍峨雄壮的退役纪念碑,这座巨大的花岗岩石碑高约25米,碑体呈黑色,四棱台形。碑顶上悬着一颗银色的圆球,象征着我国第一颗试验成功的原子弹。石碑正面是张爱萍将军题写的“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”几个鎏金大字。

退役后的“原子城”被青海省列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原始风光与高科技厂房、武器与和平、生命与死亡在这里静静融合,像一个碧水蓝天的不老情人,令那些曾经在此战斗过的“草原人”,无论在何方,时刻都为她魂牵梦萦,感慨万端,为那一段饱含自豪与骄傲的记忆,为那一串饱蘸眼泪和鲜血的故事。一首《怀念草原》的小诗,或许从内心深处诠释他们那种深深的思念牵挂:

离别时节雪纷纷,荏苒经年记犹真。
雪野琼山频入梦,绿原芳草自萦心。
青海湖畔寒烟暮,涅水河边柳色新。
且邀东风共一醉,往日相忆到如今。

20多年前,我在青海工作时,曾在一个初冬时节,怀着敬仰之情走进金银滩,见证“退役原子城”纪念碑奠基仪式,期望眺望的红丝巾,心潮久久难平。最近,当我再次走进这座新兴不久的“红色小城”,顿觉荡气回肠,心灵又一次受到强烈震撼。

站在一道沟冲纵横、褶皱斑驳的梁上,遥望远方的地平线,心潮澎湃、浮想联翩,一个拉不直的大问号久久萦绕脑际:如果当年中国没有“勒紧裤腰带”研制成功“两弹”,中国在世界之林立足、发声、行事依靠什么?

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争气弹”的研制成功,从物质层面看,作为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最大资本,它的历史价值意义,远远超过打赢一场中等以上规模战争的价值;从精神基因看,“草原人”热血铸就、精忠报国的那么一股劲头,必将成为激励中华儿女不懈奋斗的精神丰碑。

让我们记住那个悲壮而辉煌的年代!
让我们记住那群托举起蘑菇云的英雄!